

第三卷 賭妻子 為吝財燒妹遭殃 因愛賭媒妻倖富

詩曰：

承恩借獵小平津，使氣常遊中貴人；
一擲千金渾是膽，家無四壁不知貧。

這首詩，單道古時賭博中，如晉桓溫袁耽，宋時劉裕劉毅，皆賭博中豪傑。自後竟流為不肖之事。入其中者，未有不喪家敗業，遊手行丐。那笑話中，一人問道：「女轉男身，有何方法？」一人答道：「將幾個豬肚，縫成大袋，把女子盛在裏頭，煮幾日便轉男身。」問者不解，其人笑道：「終日在賭裏滾，怕他不出臊子。」故不肖子弟，遊蕩多端，賭為第一。或有成家，也千中僅一，然終不可為訓。

話說成化年間，句容縣有個漢子姓裴名勝，自幼好賭，立誓不贏一二千金家當，再不回頭。自己也有千兩家業，不上幾年，斷送在幾粒骰子上去了。看看賭淨，衣食不足。其妻楊氏原是舊家女兒，極有姿色，又賢慧，早晚苦勸不要賭，裴勝哪裏肯聽。及見賭到這個地位，料後來沒有好結局，一時間哭了一場，就要投河。那裴勝知道，慌了，把妻子送到岳父家裏，安頓停當，便自己一溜走了。

那楊氏雖住娘家，她那哥嫂，未免不喜。自恨丈夫不爭氣，也自忍氣吞聲。未及一年，爹娘都嗚呼了，卻是哥哥楊二當家。他做人，銀錢性命樣值錢，多一個人，茶也捨不得多吃鍾的，如何肯供妹子。不上十多日，便道：「妹子，留得爹娘在，養你過一世；如今爹娘沒了，我又無甚進頭，人口添多，你妹夫又不回來，不知生死。何不趁你年尚青春，尋個好人家去，也是終身的事。」楊氏道：「哥哥，論來要養我一口，也是易事，怎要我改嫁？況且妹夫未必死，若是嫁了，日後回來怎處？」楊二郎道：「妹子是聰明人，俗語說得好：『寧增一斗，莫添一口。』你一個人單吃飯，也須一日一升，一年也要三石六斗米，還有柴菜在外。一年極少也要六、七兩銀子，叫我哪裏賺來？若說妹夫，千兩銀子都賭完了，光身出去，幾根骨頭不知落在那裏，焉有回家日子？依我早嫁為妙！」楊氏聽說，也不好再應，祇不做聲。等哥哥轉了身。垂淚道：「丈夫不爭氣，原靠不得哥哥，如何怪得他？」正在抹眼淚，祇見楊二郎又走來道：「妹子，你不肯嫁，我還有好算計。你手裏針黹好，門首有間小屋，你一個盡好安身，替人家做些針黹，我幫你些柴米，再等妹夫回來，卻不是好？」楊氏信為真，滿口應了。次日，就搬出去。

剛過了一月，柴米便不來濟了。楊氏晚間便進去，見哥哥不出來，又去見嫂嫂。撒情不過，祇得出來道：「姑娘，敢是缺柴米了？」楊氏道：「正是。」嫂嫂進內，取出一塊銀子，約有錢多重，交與楊氏道：「你拿去用，以後須自己尋些活路，全靠不得哥哥了。」楊氏接銀道：「當初哥哥有言在先，都是他包濟，怎今說這話！叫我婦人家，哪裏尋活路。」嫂嫂道：「姑娘，你哥哥念兄妹情分，原說幫助你些。若是長要，不如養你終身更妙，何必要你搬出？」楊氏吃個沒意思，便把銀子交還嫂嫂，走了出去。憤氣起來，尋了條繩子，要去自盡。祇聽有人敲門甚急，楊氏祇道是哥子回心轉意，連忙開門。將燈照著，卻是七八十歲的老人家。看他：

兩眉白似銀，雙耳垢如漆。
角巾頭上包，拄杖手中執。
舉步先搖首，開口先打嚏。
龍鍾一老翁，腰駝背不直。

楊氏問道：「我是寡婦。不知老人家半夜三更，扣門則甚？」那老者道：「老漢是村頭王老，平生恤孤憐寡，常周濟人。今聞大娘子，為哥嫂不肯接濟，特送些錢米與你。」楊氏道：「嫡親哥嫂尚不見憐，我與你非親非故，何敢受惠？」老者道：「說哪裏話？濟人須濟急，此老漢本心。米在門首，可收進去。」老者竟自走了。

楊氏拿燈去門外照，並不見人，好生疑惑。回首一看，果然地下一大袋米，有一二石多，袋結上掛著銅錢乙千。楊氏想道：「我若吃這米完，也得半年，必然丈夫回來了。這米錢不是人送，定是神助。」於是望空拜謝，也不自縊了，將錢米收拾停當，然後去睡。

楊二郎見妹子兩日不進去討，心下想到：「妹子要甘心餓死不成？」便著個小出來打聽了，回覆到：「姑娘房裏柴米甚多，一發好過哩。」楊二郎吃驚道：「是哪裏來的？」其妻道：「她人才甚美，要尋個幫主，也極容易。祇是別人知了，我們如何做人？但捉賊見賊，捉姦見雙。事體未的，不可出口。你黃昏時看個下落，倘有動靜，再擺佈他，不怕他不改嫁。」楊二郎點頭道：「是」。

到黃昏後，悄悄走到門首打聽，不見一毫動靜，連打聽四五個黃昏，俱沒影響。又與妻說知。其妻道：「養漢婆娘，極有算計。若待他做出事來，你我體面何存？不如趁早斷送她個乾淨為妙。」楊二郎道：「怎樣斷送她？」其妻道：「這等敗壞門風的，活在這裏也沒趣。待更深時，到她門首放起一把火，豈不了帳？就是別人見了，也祇道自家失火，豈不乾淨？」楊二郎拍手笑道：「好計較！不怕她走上天去。」看官，你道一個婦人獨自住在門前，誰知至親哥嫂去擺佈他。正是：

青竹蛇兒口，黃蜂尾上針。
兩般猶未毒，最毒婦人心。

那楊二郎聽了妻子之計，就如奉聖旨，等不到次日，即吩咐廚下收拾乾柴亂草，祇等夜間行事。不料他夫妻算計時，那日遊神已聽得明白，飛奔奏與玉皇上帝去了。到了更盡人靜，楊二郎便叫小廝搬了柴草，到了妹子門首，放一把火。這些茅草小屋，一時便燒的滿天紅。楊二郎正在那裏看，祇見火尾登時橫衝，入自己大屋，自己住屋也燒起來了。心下大驚，急趕進搬搶家伙什物。走到後門，懊悔不迭。及查看人物，燒壞兩個小廝，妻子去搶衣飾，被火煙衝倒，活活燒死。二郎慌在一團，天明方知燒死妻子，此是後話。

卻說楊二發火燒時，楊氏剛正睡著，忽夢中聽得有人連叫「火發」。慌忙披衣起來，那火已燒在面前，心下慌得沒主意，祇是叫天。忽見那晚送米來的老者，從火裏鑽進來道：「大娘子，我來救你出去。」把楊氏駝在背上，從火裏鑽走了出去。直駝了一段路，纔放下道：「大娘子，這火是怎樣起的？皆因前日我送你米，你哥哥疑你做甚醜事，故夫妻設計要燒死你。」

不死，他的房子卻盡燒了，又燒死了個把人哩。」楊氏道：「原來如此！蒙你老救我，真是重生父母。但如今到那裏去安身？」老者道：「先到我家再處。」遂領著楊氏走到家裏。推開大門，安頓一去處。與楊氏道：「大娘子坐住，等我進去點光來。」那老者進去。楊氏坐了一會，一個瞌睡竟睡著了。

天明醒來看時，原來不是人家，是個土地廟，那妝塑的土地，正與夜來救他的一般。楊氏醒悟道：「原來公公救我，料我日後還有些好處，不然屢屢救我則甚？」便起來拜謝土地。剛剛拜完，忽見一夥人拿香燭進來。內中一個叫做張小峰，常與裴勝相好的，見了楊氏，駭問道：「大娘子，怎麼獨自坐在廟裏？」楊氏一頭哭，便把丈夫不成器、出了門、及哥嫂逼嫁、放火燒我、感得土地救出的話，一一告訴。眾人道：「你哥家事頗好，休說你一個，就是三五個妹子也供得起，怎下這毒手。」內中一個是後來的，住在楊二後門，也說道：「千算萬算，天祇一算。昨夜火起時，四鄰俱看見，有人站在半空，把幾面紅旗遮好四邊房子，單燒楊二一家。天明找尋妻子，已燒得黑炭樣了，還在那裏哭老婆哩。」眾人聽了，都伸舌頭道：「真是虛空有神明。」

張小峰又問楊氏道：「裴勝哥出去幾時了？」楊氏道：「將有年半，前日聞得哥哥說已死了，不知是真是假？」張小峰笑道：「活活一個人在，怎麼說死？」楊氏道：「莫非官人知些信息麼？」張小峰道：「現在揚州鈔關上，幫個公子的閑，終日騎馬出入，好不闊綽哩！」楊氏道：「幾時見他？」小峰道：「今年春頭。」楊氏道：「我要去，可尋得著麼？」小峰道：「一到揚川，就可見面。」楊氏道：「這裏到揚州多少路？」小峰道：「有二三百里，還要過揚子江哩！」楊氏泣道：「這等我永世不得見了！不如尋個自盡罷。」小峰道：「不要忙，做找不著，加些盤費上去。我家媳婦也是揚州人，明日要回娘家去。你搭了他船同去，豈不省便？」眾人道妙極，遂登時叫了轎來，抬楊氏到張小峰家去。楊氏拜謝眾人，囑道：「列位，奴家若尋得丈夫，回來再謝。但今日之事，切不可令我哥哥得知。」眾人應允散了。

楊氏到了張家，次日便同他媳婦上船。張小峰趕來，拿一封書交給楊氏道：「見了裴兄，將此書交他。」楊氏拜謝開船。不多二三日，到了揚州。楊氏就借小峰媳婦家權住。那家知他貧窮守節，不勝哀憐，好好看待，逐日著人領她滿街去撞，偏生不遇。一日走到個小巷，見一個，手拿酒，托著幾盤點心，身上穿的襤褸，忙忙走進一個人家去。楊氏仔細看時，正是丈夫裴勝！原來裴勝跟個公子幫閑，好不興頭。但他雖落魄，舊家氣骨猶存。那公子常倚勢欺凌平人，裴勝背地與同輩說他短處，被公子聽見，趕了出來。故此，仍舊在賭場中奔走，博幾個飛頭錢過日子。那裴勝心下雖忙，眼卻也清，一路進去，心裏想道：「奇怪！巷頭那個婦人，好像我妻一樣。」放下點心，忙走出來，恰正撞著。便大叫道：「我的娘，千山萬水，那個同你到此？」楊氏哭道：「人人說你發跡了，怎又是這個模樣？」裴勝道：「那個對你說？」楊氏把小峰的書與他看。見上面寫道：

自從鈔關敘別，倏爾又半矣。想仁兄吉人天相，得意境界，欣慕欣慕。茲為尊閨夫人，在令岳家苦守。令岳去世，日遭兄嫂陰害，幾陷死地，幸神佑得全。某所目擊，不忍坐視，特就便船送歸。教下望乞欣留，不勝幸甚。

通家弟張鑾拜啟

方正看完，祇見裏邊走個人來問道：「這內眷是兄甚麼人？」裴勝道：「這是賤內，特來尋我。」那人道：「既是尊眷，怎不裏面去坐？」楊氏便走入去看時，心如刀割，淚如雨下。

原來裴勝在那家耳房安身，祇一張床，一張破桌。裴勝等他停了淚，問道：「到底怎的，說與我聽。」楊氏將前後一一說了。裴勝怒道：「我遲日發跡，定擺佈他。」那陪楊氏的小廝，也回了。是夜裴勝夫婦，少不得苦中作樂一番，然後睡了。

且說裴勝睡著，夢見個白鬚老者，叫道：「裴勝，我救你妻子來，與你發跡，何不將妻再賭一賭？」醒來卻是一夢。天明起來，忽有人叫裴勝出去道：「外面俱傳，令夫人天姿國色，有個崔六郎手頭有幾萬銀子，叫你把妻子與他賭，肯不肯？」裴勝聽了，正合夜間的夢，連應道：「好。」即寫了現賭活管四個大字，貼在壁上。那人便去約崔六郎來。六郎道：「耳聞不如目睹，你把妻子與我看看。若果生得好，我就把一所當舖與你賭。」裴勝應允。遂引六郎到自己房邊遠遠站著，又設計把楊氏哄出來，六郎見了道：「果然好，和你交易。」原來裴勝巴不得一拚，贏他當舖。萬一輸了，妻子也好吃碗自在飯。那六郎是會弄手腳的，要穩贏他個標緻老婆。兩下立起文契婚書，中見俱全。兩個歡天喜地，把籌碼擺出。

不想裴勝隨手擲的都是「快」，那六郎越弄手腳越是「叉」。不上幾擲，把六郎的籌碼剝的精光。眾人道：「文契要花押了。」那六郎是爽快漢子，當下畫了花押，把當舖交與裴勝而去。這裴勝方對妻子說出這事，楊氏甚喜，卻罵道：「我事苦到此，若輸時，你就送予別人？可見你賭博人終是不好。」又哭將起來。裴勝道：「我的娘，你若不來，我不發跡，目今得了兩千，已滿我願。此後再不賭了。」裴勝謝了中見，並謝了小峰的媳婦娘家。果然不復去賭，緊緊料理，做起人來。

過了兩年，將幾百銀子買個官兒，夫妻轎馬回到句容，一洗當日之羞，二去塞楊二郎之口。其時是三月初頭，那楊二郎自從那年放火燒妹，家業蕭條，雖不至沒吃沒穿，也日逐支吾不來。聞得裴勝做官回家，心下大驚，想道：「若說妹子失火燒死，鄰舍並沒見，討起人來怎麼處？」過了二三日，祇見裴勝帶了楊氏，紗帽圓領，轎馬涼傘，軒昂回來。楊二無奈何，祇得出接。見了妹子，吃驚道：「你一向在哪裏，卻同妹夫回來？」楊氏道：「那日被哥嫂燒死，我跟這死鬼回來討命。」楊二郎慌道：「當初悔聽婦人言，致行那事。然而自做自受，你嫂也燒死了，還討甚命？」裴勝笑道：「這等說，尊舅那骨頭，也要像我當年了，你妹倒沒死，火燒那夜，就有神人送到我那裏。」二郎更覺羞慚，道：「妹子念同胞手足情，妹夫高抬貴手，往事休提。」說罷，雙膝跪下。裴勝夫妻，慌忙扶起，道：「你自不仁，我卻不念舊惡。」楊氏掩口笑道：「多承火攻，燒得我有個出頭日子。」那二郎滿面通紅。

話休煩絮。卻說裴勝，自己將銀錢付於家人，買辦食物，請客拜客。忙了幾日，便一面尋張小峰，謝他二十兩銀、四個尺頭。又捐資一百兩重建土地廟，夫妻親去燒香設醮。那村中俱道：「裴勝敗子回頭，楊氏知恩報恩。」稱個不了。畢竟賭博是最下的，把妻子來賭，是下之極了。倘若輸瞭了，便作世世話柄，豈不可恥！吾謂裴勝幸有個妻子在，不然，不愁不輸子。好賭者，吾集此以為鑒。